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第五十七回 真行者落伽山訴苦 假猴王水簾洞騰文

卻說孫大聖惱惱悶悶，起在空中，欲待回花果山水簾洞，恐那洞小妖見笑，笑我出乎爾反乎爾，不是個大丈夫之器；欲待要投奔天宮，又恐天宮內不容久住；欲待要投海島，卻又羞見那三島諸仙；欲待要奔龍宮，又不伏氣求告龍王。真個是無依無倚。苦自付量道：「罷罷罷，我還去見我師父，還是正果。」遂按下雲頭，逕至三藏馬前侍立道：「師父，怨弟子這遭！向後再不敢行兇，一一受師父教誨。千萬還得我保你西天去也。」唐僧見了，更不答應，兜住馬，即念緊箍咒。顛來倒去，又念有二百餘遍。把大聖咒倒在地，箍兒陷在肉裡有一寸來深淺，方才住口道：「你不回去，又來纏我怎的？」行者只教：「莫念，莫念。我是有處過日子的，只怕你無我去不得西天。」三藏發怒道：「你這獼猴殺生害命，連累了我多少，如今實不要你了。我去得去不得，不干你事。快走，快走，遲了些兒，我又念真言，這番決不住口，把你腦漿都勒出來哩。」大聖疼痛難忍，見師父更不回心，沒奈何，只得又駕筋斗雲，起在空中。忽然省悟道：「這和尚負了我心，我且向普陀崖告訴觀音菩薩去來。」

好大聖，撥回筋斗，那消一個時辰，早至南洋大海。住下祥光，直至落伽山上，撞入紫竹林中，忽見木叉行者迎面作禮道：「大聖何往？」行者道：「要見菩薩。」木叉即引行者至潮音洞口，又見善財童子作禮道：「大聖何來？」行者道：「有事要告菩薩。」善財聽見一個「告」字，笑道：「好刁嘴猴兒，還像當時我拿住唐僧被你欺哩。我菩薩是個大慈大悲、大願大乘、救苦救難、無邊無量的聖善菩薩，有甚不是處，你要告他？」行者滿懷悶氣，一聞此言，心中怒發，咄的一聲，把善財童子喝了個倒退，道：「這個背義忘恩的小畜生，著實愚魯！你那時節作怪成精，我請菩薩收了你，皈正迦持，如今得這等極樂長生，自在逍遙，與天同壽，還不拜謝老孫，轉倒這般侮慢。我是有事來告求菩薩，卻怎麼說我刁嘴要告菩薩？」善財陪笑道：「還是個急猴子。我與你作笑耍子，你怎麼就變臉了？」

正講處，只見白鸚鵡飛來飛去，知是菩薩呼喚，木叉與善財遂向前引導，至寶蓮臺下。行者望見菩薩，倒身下拜，止不住淚如泉湧，放聲大哭。菩薩教木叉與善財扶起道：「悟空，有甚傷感之事，明明說來。莫哭，莫哭，我與你救苦消災也。」行者垂淚再拜道：「當年弟子為人，曾受那個氣來？自蒙菩薩解脫天災，秉教沙門，保護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經，我弟子捨身拚命，救解他的魔障，就如老虎口裡奪脆骨，蛟龍背上揭生鱗。只指望歸真正果，洗孽除邪。怎知那長老背義忘恩，直迷了一片善緣，更不察皂白之苦。」菩薩道：「且說那皂白原因來我聽。」行者即將那打殺草寇前後始終，細陳了一遍。卻說唐僧因他打死多人，心生怨恨，不分皂白，遂念緊箍咒，趕他幾次。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特來告訴菩薩。菩薩道：「唐三藏奉旨投西，一心要秉善為僧，決不輕傷性命。似你有無量神通，何苦打殺許多草寇？草寇雖是不良，到底是個人身，不該打死。比那妖禽怪獸、鬼魅精魔不同。那個打死，是你的功績；這人身打死，還是你的不仁。但祛退散，自然救了你師父。據我公論，還是你的不善。」

行者噙淚叩頭道：「縱是弟子不善，也當將功折罪，不該這般逐我。萬望菩薩捨大慈悲，將緊箍咒兒念念，褪下金箍，交還與你，放我仍往水簾洞逃生去罷。」菩薩笑道：「緊箍咒兒，本是如來傳我的。當年差我上東土尋取經人，賜我三件寶貝，乃是錦襴袈裟、九環錫杖、金緊禁三個箍兒。秘授與咒語三篇，卻無甚麼緊箍咒兒。」行者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告辭菩薩去也。」菩薩道：「你辭我往那裡去？」行者道：「我上西天，拜告如來，求念緊箍咒兒去也。」菩薩道：「你且住，我與你看看祥晦如何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消看，只這樣不祥也夠了。」菩薩道：「我不看你，看唐僧的祥晦。」

好菩薩，端坐蓮臺，運心三界，慧眼遙觀，遍周宇宙，霎時間開口道：「悟空，你那師父頃刻之際，就有傷身之難，不久便來尋你。你只在此處，待我與唐僧說，教他還同你去取經，了成正果。」孫大聖只得皈依，不敢造次，侍立於寶蓮臺下不題。

卻說唐長老自趕回行者，教八戒引馬，沙僧挑擔，連馬四口，奔西走不上五里遠近，三藏勒馬道：「徒弟，自五更時出了村舍，又被那弼馬溫著了氣惱，這半日饑又饑，渴又渴，那個去化些齋來我吃？」八戒道：「師父且請下馬，等我看可有鄰近的莊村，化齋去也。」三藏聞言，滾下馬來。馱子縱起雲頭，半空中仔細觀看，一望盡是山嶺，莫想有個人家。八戒按下雲來，對三藏道：「卻是沒處化齋，一望之間，全無莊舍。」三藏道：「既無化齋之處，且得些水來解渴也可。」八戒道：「等我去南山澗下取些水來。」沙僧即取鉢盂，遞與八戒。八戒托著鉢盂，駕起雲霧而去。那長老坐在路傍，等夠多時，不見回來，可憐口乾舌苦難熬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保神養氣調之精，情性原來一稟形。
心亂神昏諸病作，形衰精敗道元傾。
三花不就空勞碌，四大蕭條枉費爭。
土木無功金水絕，法身疏懶幾時成！

沙僧在傍，見三藏饑渴難忍，八戒又取水不來，只得穩了行囊，拴牢了白馬道：「師父，你自在坐著，等我去催水來。」長老含淚無言，但點頭相答。沙僧急駕雲光，也向南山而去。

那師父獨鍊自熬，困苦太甚。正在惶惶之際，忽聽得一聲響亮，誠得長老欠身看處，原來是孫行者跪在路傍，雙手捧著一個磁杯道：「師父，沒有老孫，你連水也不能夠哩。這一杯好涼水，你且吃口水解渴，待我再去化齋。」長老道：「我不吃你的水，立地渴死，我當任命。不要你了，你去罷。」行者道：「無我你去不得西天也。」三藏道：「去得去不得，不干你事。潑獼猴，只管來纏我做甚？」那行者變了臉，發怒生嗔，喝罵長老道：「你這個狠心的潑禿！□分賤我。」掄鐵棒，丟了磁杯，望長老脊背上研了一下。那長老昏暈在地，不能言語，被他把兩個青氈包袱提在手中，駕筋斗雲，不知去向。

卻說八戒托著鉢盂，只奔山南坡下，忽見山凹之間有一座草舍人家。原來在先看時，被山高遮住，未曾見得；今來到邊前，方知是個人家。馱子暗想道：「我若是這等醜嘴臉，決怕怕我，枉勞神思，斷然化不得齋飯。須是變好，須是變好。」

好馱子，捻著訣，念個咒，把身搖了七八搖，變作一個食癆病黃胖和尚，口裡哼哼唧唧的挨近門前，叫道：「施主，廚中有剩飯，路上有饑人。貧僧是東土來，往西天取經的。我師父在路饑渴了，家中有鍋巴冷飯，千萬化些兒救口。」原來那家子男人不在，都去插秧種穀去了。只有兩個女人在家，正才煮了午飯，盛起兩盆，卻收拾送下田去，鍋裡還有些飯與鍋巴，未曾盛了。那女人見他這等病容，卻又說東土往西天去的話，只恐他是病昏了胡說，又怕跌倒，死在門首。只得哄哄翕翕，將些剩飯鍋巴，滿滿的與了一鉢。馱子拿轉來，現了本像，徑回舊路。

正走間，聽得有人叫「八戒」。八戒擡頭看時，卻是沙僧站在山崖上喊道：「這裡來，這裡來。」及下崖，迎至面前道：「這澗裡好清水不涸，你往那裡去的？」八戒笑道：「我到這裡，見山凹子有個人家，我去化了這一鉢乾飯來了。」沙僧道：「飯也吃著，只是師父渴得緊了，怎得水去？」八戒道：「要水也容易，你將衣襟來兜著這飯，等我使鉢盂去舀水。」

二人歡歡喜喜回至路上，只見三藏面磕地，倒在塵埃；白馬撒韁，在路傍長嘶跑跳；行李擔不見蹤影。慌得八戒跌腳捶胸，大呼小叫道：「不消講，不消講，這還是孫行者趕走的餘黨，來此打殺師父，搶了行李去了。」沙僧道：「且去把馬拴住！」只叫：「怎麼好？怎麼好？這誠所謂半途而廢，中道而止也。」叫一聲：「師父。」滿眼拋珠，傷心痛哭。八戒道：「兄弟，且休哭。如今事已到此，取經之事，且莫說了。你看著師父的屍靈，等我把馬騎到那個府州縣鄉村店集賣幾兩銀子，買口棺木，把師父埋了，我兩個各尋道路散夥。」

沙僧實不忍捨，將唐僧扳轉身體，以臉溫臉，哭一聲：「苦命的師父！」只見那長老口鼻中吐出熱氣，胸前溫暖，連叫：「八戒，你來，師父未傷命哩。」那馱子才近前扶起長老。甦醒呻吟一會，罵道：「好潑獼猴，打殺我也。」沙僧、八戒問道：「是那

個獼猴？」長老不言，只是嘆息。卻討水吃了幾口，才說：「徒弟，你們剛去，那悟空更來纏我。是我堅執不收，他遂將我打了一棒，青氈包袱都搶去了。」八戒聽說，咬響口中牙，發起心頭火道：「叵耐這潑猴子！怎敢這般無禮？」教：「沙僧，你伏侍師父，等我到他家討包袱去。」沙僧道：「你且休發怒。我們扶師父到那山凹人家化些熱茶湯，將先化的飯熱熱，調理師父，再去尋他。」

八戒依言，把師父扶上馬，拿著鉢盂，兜著冷飯，直至那家門首。只見那家止有個老婆子在家，忽見他們，慌忙躲過。沙僧合掌道：「老母親，我等是東土唐朝差往西天去者。師父有些不快，特拜府上，化口熱茶湯，與他吃飯。」那媽媽道：「適才有個食癆病和尚，說是東土差來的，已化齋去了，又有個甚麼東土的？我沒人在家，請別處轉轉。」長老聞言，扶著八戒，下馬躬身道：「老婆婆，我弟子有三個徒弟，合意同心，保護我上天竺國大雷音拜佛求經。只因我大徒弟（喚孫悟空）一生兇惡，不遵善道，是我逐回。不期他暗暗走來，著我背上打了一棒，將我行囊衣鉢搶去。如今要著一個徒弟尋他取討，因在那空路上不是坐處，特來老婆婆府上權安息一時。待討將行李來就行，決不敢久住。」那媽媽道：「剛才一個食癆病黃胖和尚，他化齋去了，也說是東土往西天去的，怎麼又有一起？」八戒忍不住笑道：「就是我。因我生得嘴長耳大，恐你家害怕，不肯與齋，故變作那等模樣。你不信，我兄弟衣兜裡不是你家鍋巴飯？」

那媽媽認得果是他與的飯，遂不拒他，留他們坐了。卻燒了一罐熱茶，遞與沙僧泡飯。沙僧即將冷飯泡了，遞與師父。師父吃了幾口，定性多時道：「那個去討行李？」八戒道：「我前年因師父趕他回去，我曾尋他一次，認得他花果山水簾洞。等我去，等我去。」長老道：「你去不得。那獼猴原與你不和，你又說話粗魯，或一言兩句之間，有些差池，他就要打你。著悟淨去罷。」沙僧應承道：「我去，我去。」長老又吩咐沙僧道：「你到那裡，須看個頭勢。他若肯與你包袱，你就假謝謝拿來；若不肯，切莫與他爭競，逕至南海菩薩處，將此情告訴，請菩薩去問他要。」沙僧一一聽從。向八戒道：「我今尋他去，你千萬莫傷，好生供養師父。這人家亦不可撒潑，恐他不肯供飯。我去就回。」八戒點頭道：「我理會得。但你去，討得討不得，趁早回來，不要弄做尖擔擔柴兩頭脫也。」沙僧遂捻了訣，駕起雲光，直奔東勝神州而去。真個是：

身在神飛不守舍，有爐無火怎燒丹。
黃婆別主求金老，木母延師奈病顏。
此去不知何日返，這回難量幾時還。
五行生剋情無順，只待心猿復進關。

那沙僧在半空裡，行經三晝夜，方到了東洋大海，忽聞波浪之聲。低頭觀看，真個是黑霧漲天陰氣盛，滄溟銜日曉光寒。他也無心觀玩，望仙山渡過瀛洲，向東方直抵花果山界。乘海風，踏水勢，又多時，卻望見高峰排戟，峻壁懸屏。即至峰頭，按雲找路下山，尋水簾洞。步近前，只聽得那山中無數猴精，滔滔亂嚷。沙僧又近前仔細再看，原來是孫行者高坐石臺之上，雙手扯著一張紙，朗朗的念道：

東土大唐王皇帝李，駕前敕命御弟聖僧陳玄奘法師，上西方天竺國娑婆靈山大雷音寺，專拜如來佛祖求經。朕因促病侵身，魂遊地府，幸有陽數臻長，感冥君放送回生，廣陳善會，修建度亡道場。盛蒙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金身出現，指示西方有佛有經，可度幽亡超脫，特著法師玄奘，遠歷千山，詢求經偈。倘過西邦諸國，不滅善緣，照牒施行。

大唐貞觀一〇三年秋吉日御前文牒。

自別大國以來，經度諸邦，中途收得大徒弟孫悟空行者、二徒弟豬悟能八戒、三徒弟沙悟淨和尚。」

念了從頭又念。

沙僧聽得是通關文牒，止不住近前厲聲高叫：「師兄，師父的關文你念他怎的？」那行者聞言，急擡頭，不認得是沙僧，叫：「拿來，拿來。」眾猴一齊圍繞，把沙僧拖拖扯扯，拿近前來，喝道：「你是何人，擅敢近吾山洞？」沙僧見他變了臉，不肯相認，只得朝上行禮道：「上告師兄：前者實是師父性暴，錯怪了師兄，把師兄咒了幾遍，逐趕回家。一則弟等未曾勸解，二來又為師父饑渴去尋水化齋。不意師兄好意復來，又怪師父執法不留，遂把師父打倒，昏暈在地。將行李搶去。後我等救轉師父，特來拜兄。若不恨師父，還念昔日解脫之恩，同小弟將行李回見師父，共上西天，了此正果；倘怨恨之深，不肯同去，千萬把包袱賜弟，兄在深山，樂桑榆晚景，亦誠兩全其美也。」

行者聞言，呵呵冷笑道：「賢弟，此論甚不合我意。我打唐僧，搶行李，不因我不上西方，亦不因我愛居此地。我今熟讀了牒文，我自己上西方拜佛求經，送上東土，我獨成功，教那南瞻部洲人立我為祖，萬代傳名也。」沙僧笑道：「師兄言之欠當。自來沒個孫行者取經之說。我佛如來造下三藏真經，原著觀音菩薩向東土尋取經人求經，要我們苦歷千山，詢求諸國，保護那取經人。菩薩曾言：取經人乃如來門生，號曰金蟬長老。只因他不聽佛祖談經，貶下靈山，轉生東土，教他果正西方，復修大道。遇路上該有這般魔障，解脫我等三人，與他做護法。兄若不得唐僧去，那個佛祖肯傳經與你？卻不是空勞一場神思也？」那行者道：「賢弟，你原來懵懂，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諒你說你有唐僧，同我保護，我就沒有唐僧？我這裡另選個有道的真僧在此，自去取經，老孫獨力扶持，有何不可？已選明日大早起身去矣。你不信，待我請來看。」叫：「小的們，快請老師父出來。」果跑進去，牽出一匹白馬，請出一個唐三藏；跟著一個八戒，挑著行李；一個沙僧，拿著錫杖。

這沙僧見了，大怒道：「我老沙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那裡又有一個沙和尚？不要無禮，吃我一杖！」好沙僧，雙手舉降妖杖，把一個假沙僧劈頭一下打死，原來這是一個猴精。那行者惱了，掄金箍棒，帥眾猴，把沙僧圍了。沙僧東沖西撞，打出路口，縱雲霧逃生道：「這潑猴如此慳懶，我告菩薩去來。」那行者見沙僧打死一個猴精，把沙和尚逼得走了，他也不來追趕。回洞教小的們把打死的妖屍拖在一邊，剝了皮，取肉煎炒，將椰子酒、葡萄酒，同群猴都吃了。另選一個會變化的妖猴，還變一個沙和尚，從新教導，要上西方不題。

沙僧一駕雲離了東海，行經一晝夜，到了南海。正行時，早見落伽山不遠。急至前，低停雲霧觀看，好去處！果然是：

包乾之輿，括坤之區。會百川而浴日滔星，歸眾流而生風漾月。潮發騰凌大鯤化，波翻浩蕩巨鯨遊。水通西北海，浪合正東洋。四海相連同地脈，仙方洲島各仙宮。休言滿地蓬萊，且看普陀雲洞。好景致！山頭霞彩壯元精，巖下祥風漾月晶。紫竹林中飛孔雀，綠楊枝上語靈鸚。琪花瑤草年年秀，寶樹金蓮歲歲生。白鶴幾番朝頂上，素鸞數次到山亭。遊魚也解修真性，躍浪穿波聽講經。

沙僧徐步落伽山，玩看仙境。只見木叉行者當面相迎道：「沙悟淨，你不保唐僧取經，卻來此何幹？」沙僧作禮畢，道：「有一事特來朝見菩薩，煩為引見引見。」木叉情知是尋行者，更不題起，即先進去對菩薩道：「外有唐僧的小徒弟沙悟淨朝拜。」孫行者在臺下聽見，笑道：「這定是唐僧有難，沙僧來請菩薩的。」菩薩即命木叉門外叫進。這沙僧倒身下拜，拜罷，擡頭正欲告訴前事，忽見孫行者站在傍邊，等不得說話，就掣降妖杖望行者劈臉便打。這行者更不回頭，撒身躲過。沙僧口裡亂罵道：「我把你個犯惡造反的潑猴！你又來影瞞菩薩哩。」菩薩喝道：「悟淨不要動手，有甚事先與我說。」

沙僧收了寶杖，再拜臺下，氣沖沖的對菩薩道：「這猴一路行兇，不可數計。前日在山坡下打殺兩個剪路的強人，師父怪他。不期晚間就宿在賊窩主家裡，又把一夥賊人盡情打死，又血淋淋提一個人頭來與師父看。師父說得跌下馬來，罵了他幾句，趕他回來。分別之後，師父饑渴太甚，教八戒去尋水。久等不來，又著我去尋他。不期孫行者見我二人不在，復回來把師父打一鐵棍，將兩個青氈包袱搶去。我等回來，將師父救醒，特來他水簾洞尋他討包袱，不想他變了臉，不肯認我，將師父關文念了又念。我問他念了做甚，他說不保唐僧，他要自上西天取經，送上東土，算他的功果，立他為祖，萬古傳揚。我又說：『沒唐僧，那肯傳經與你？』他說他選了一個有道的真僧。及請出，果是一匹白馬，一個唐僧，後跟著八戒、沙僧。我道：『我便是沙和尚，那裡又有個

沙和尚？』是我趕上前，打了他一寶杖，原來是個猴精。他就帥眾拿我，是我特來告請菩薩。不知他會使筋斗雲，預先到此處。又不知他將甚巧語花言，影瞞菩薩也。」菩薩道：「悟淨，不要賴人。悟空到此，今已四日，我更不曾放他回去，他那裡有另請唐僧，自去取經之意？」沙僧道：「見如今水簾洞有一個孫行者，怎敢欺誑？」菩薩道：「既如此，你休發急，教悟空與你同去花果山看看，是真難滅，是假易除，到那裡自見分曉。」

這大聖聞言，即與沙僧辭了菩薩。這一去，到那：

花果山前分皂白，水簾洞口辨真邪。

畢竟不知如何分辨，且聽下回分解。